



在乐山,守望海棠花开

■吴惠英

竹公溪的白鹭从去年秋天开始,越来越多。它们悠闲地在葱翠的小叶榕和清澈的水面间上下翻飞,轻盈矫健,洁白如雪,它们只捕获溪水中时隐时现的游鱼。

夜晚它们在茂密的榕树上站着打盹,没发现它们像其它鸟类一样筑巢,也不知它们是几月生儿育女,只看见竹公溪今年多出了几十只白鹭。它们翩飞或者掠过水面捕食,悄无声息,只留一道雪白颀长的身影。人们还发现,后来又飞来一只俏皮的红嘴鸥,白鹭与它和睦相处。

竹公溪畔的公园里,花草和往年没有什么两样。梅花和玉兰最先开启春光,紧接着—池碧荷、满树金桂、雍容的美蓉和茶花次第到来。直到十二月,三角梅和象牙红都还怒放在枝头。是的,花草和往年没有什么两样。

初冬,金黄的银杏叶子开始片片飘飞,溪水清澈凛冽、宁静缓慢地流淌,听不见一点涛声。即使2020年8月18日,竹公溪水一夜之间暴涨,淹没路面,淹没护栏,淹没两岸的树木,甚至后来涌入人们居住的房屋,它仍是悄无声息。正是因为它没有轰鸣着气势汹汹而来,宁静熟睡的人们才感觉不到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已经悄然而至。那个安静的黎明,迅速向四周扩散的竹公溪水,只是显得比以前浑黄一些。

后来,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再后来,洪灾留下的污渍都被洒水车辛勤环卫工人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场场秋雨过后,公园的草坪变得前所未有的青翠,它们长得茂盛碧绿。

公园的花草树木,特别是绿心公园的桃花,和往年一样周而复始地盛开。春天,粉色花瓣雨飘落在路面时,和往年一样盛大。然而和往年不一样的是,赏花的人,变得稀少。春节后的报春花再怎么使劲在春风中吆喝春天来了,人们还是不敢迈出家门。报春花当然不知道人们在害怕什么。

2020年的春天,只有树木依然生机盎然、抽条发芽。山川、江河、天空、城市和乡村,都充斥着—场前所未有的令人窒息的恐慌。鸟儿和被春雷惊醒的鸣虫,惊讶地试探这忽然宁静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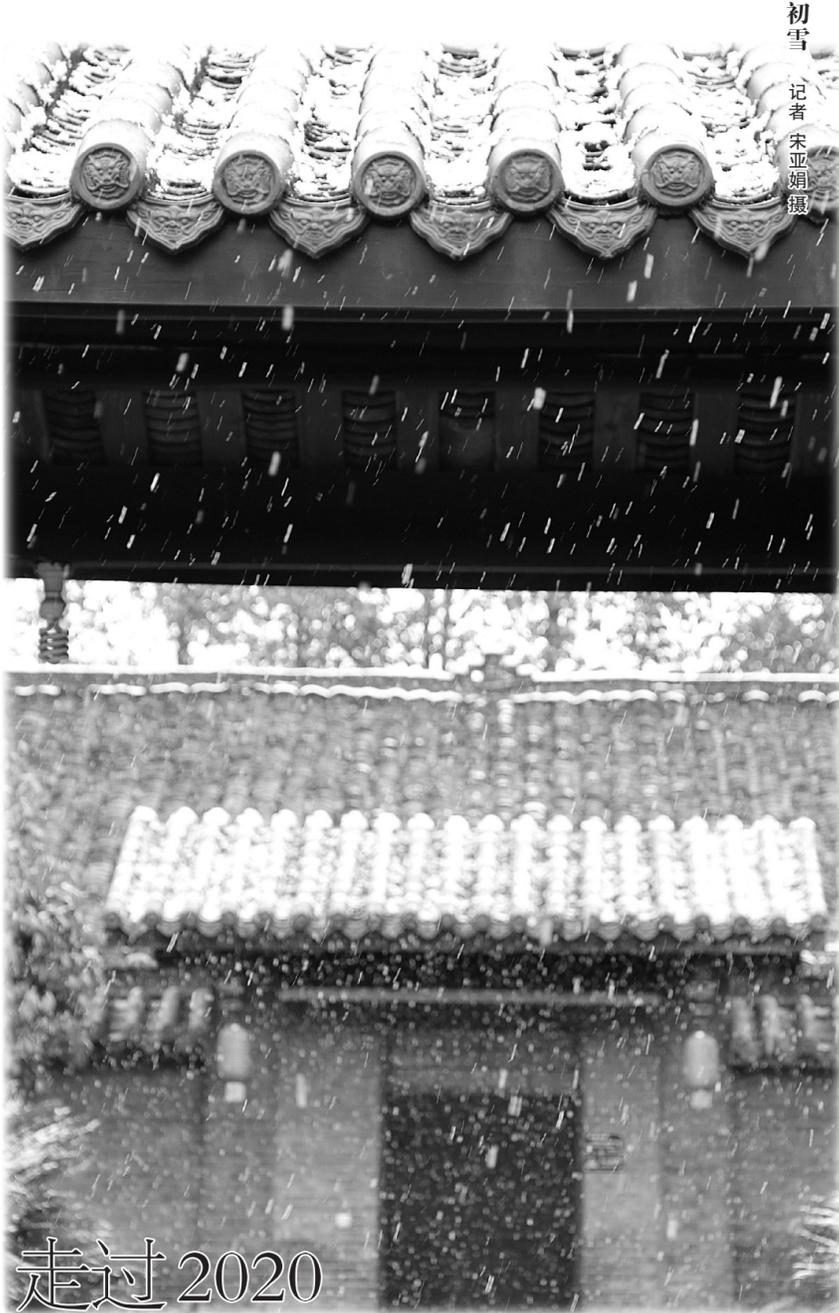
人们手机里每天变幻的数据,左右着每一根紧绷的神经。我们听见太多的故事,悲伤的,动人的,我们警觉地躲藏,我们每一次呼吸都小心翼翼。当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在世人讶异的目光中拔地而起,当春天的阳光终于温暖大地,那个久违的亲爱的世界仿佛又回来了。

2020年,我们几乎一整年都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国门被迫关闭,航线被迫中止,一个个境外输入病例,每一行红字都刺痛我们的眼睛,牵动我们敏感脆弱的心。人们奋起抗争,夜以继日与病魔战斗,祈盼国泰民安,世界无恙。

可是,不管这一年如何多灾多难,不管这一年多么不寻常,喜报还是频频传来。

2020年12月,国家郑重宣布,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经历23天惊心动魄的太空之旅,嫦娥五号怀揣来自月球的岩石和土壤返回地球;那个远在甘孜理塘的少年丁真,带着他年轻的纯真的笑容、带着高原炽烈的阳光,从高原骑着小白马款款走进人们的视线……

此时,我坐在电脑前,心无波澜,我从容地写下这句:你看,嘉州的海棠已经在孕育新一年的花蕾。2020年恍然一梦,这个世界依然美丽!



走过2020

我们的故事

初雪
记者 宋亚娟撰

红色诗篇

(组诗)

■唐毅

少年

把青春往雪里藏,在火上烤
山崖间的一双赤脚
一棵倔强的松。峭壁上的雨渍正在酝酿山洪
空谷白雾翻腾。一幅无声的画

我不知道你是谁? 骑马的少年
纵身从火中取栗,取治愈人间的一味好药
谁在掷危石如安澜
如燎原的赤色席卷少年的中国

剑刺

一把铁锤,一把镰刀
旧的秩序在泰山压顶般的重力下分崩离析
此时有风吹稻香
收割的歌声:那是谁播下的光明

我看到的仍然是马匹
并不遥远。佩双枪的红军持一柄倚天之剑
踩着血色的黄昏
刺破苍穹。新的一天,终将来临

挽歌

弯曲的天空,火烧云烂漫开来
一匹汗血宝马
在夕光中穿过白夜与黑昼
追风的人一身戎装
一颗星星刚好落在帽沿上

英雄如何成了烈士? 烽烟尚未散尽
当牛角号不再沉寂
我又听到清脆的马蹄声
听到了他的呼吸,和他的脉搏的跳动

人生,学会摆渡

■宋扬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天一天,倏忽间,又是新春换旧年。站在年的门口回首,那些人、那些事,让人感慨万端。

昨天,家族微信群里,侄儿发出报喜信息,说添了新丁,是一个八斤重的男孩。一个月前,侄儿的爷爷——我的伯父撒手人间。伯父精神矍铄,有一把好手劲,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捏得嗷嗷叫。伯父的生命终结于一次意外事故——他在山坡上砍柴,不慎滑下山坡……伯父没能看到重孙的诞生。

突然地逝去与静静地新生,家族微信群的氛围混杂了悲感与喜悦。我想起宗璞《紫藤萝瀑布》里的那句话——“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只能像宗璞一样,让时光渐渐消解失去的悲哀,然后,以期待的目光迎接新的到来。

几兄弟中,我年龄稍小,几个堂哥嫂打趣我,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铁环、玩泥巴的弟娃儿,一下子就“升了级,当了爷爷”。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人到中年”四个字的分量。在家,父母已老,子未成年;在单位,上有领导,下带新人,中年人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的重担。

岳父病逝后,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间。嫌弃城里住不惯,岳母坚持回了乡下老宅。这一次,老毛病又找上了她,且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手术不算大,但动刀的事,总让人揪心。妻弟请到假,上周三动手术,我和妻悻是拖到周六才抽出空来赶回老家的县人民医院。岳母躺在病床上,“回来啦,看把你们累得……”岳母微笑着看着我们。我们的泪禁不住往外冒——岳母理解我们请假不容易,她的宽慰,却让我们更为愧疚不安。

一头是教室里睁大求知眼睛的学生,一头是病床上望眼欲穿的岳母。这一年,在旷世疫情前,多少人陷入了与我相似的两难!还记得那个登上去武汉的救护车,隔着汽车玻璃朝儿子挥手;还记得那位在高铁餐车上打盹儿,不久后投入一线战斗的八旬老人……

好长一段时间,疫情让我不能去学校上班。上网课之余,我把时间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文学世界。这一年,我陆续在几家纯文学期刊和上百家报纸发表了文学作品,我自己上网课为素材创作的《十八线主播炼成记》发表于国家级纯文学期刊,并被多家报刊转载。真实生活的记录,让人们看到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战线上的抗疫行动。后来,最艰难的日子总算挺过去了,学校复了课,我不用再担心网络不畅,不用再担心学生开小差。

摆渡自己,我也摆渡学生。我乐于把自己的小文与学生们分享。学生们对老师的作品表示出极大兴趣。在我身先士卒的引领下,有几个孩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把孩子们的作品打磨后投给报刊,偶尔发出一次,孩子们欢呼雀跃。我和孩子们都在文学中找到了快乐。

办公室外,银杏树早已只剩光秃秃的枝干。但我知道,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它们。在年的门口回首,一些亲人,一些往事,一份责任,一种情怀让人牵挂感怀。无论悲感或喜悦,时光总要带我们跨过年的门口。

生命的长河无止境。史铁生说,人生是一条河,一次次相信,船不是目的,河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漂泊……

烟火漫卷2020

■李晓

忽然又一年,这承载2020年时间重量的大鸟翅膀,抖落漫天风尘,又将隐入浩大天幕之中,振翅飞来的,是2021年的辽阔天光。

去年农历除夕夜的灯火里,我赶往单位出席紧急会议。一个国家的抗疫之战,在新年的晨曦里打响了,我是这其中“参战”一员。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诗歌中出现的景象,在我联系的村庄似乎再现了。不过群鸟依然在树林里唧唧,人类的一场疫情,它们依然天真逍遥置身事外,鸟儿呼啦一声腾起飞跃山冈,让寂静的群山显现出生命迹象。

那些日子每天早晨醒来,第一眼望见枕边眼角已生鱼尾纹的妻子,想起朱生豪那本献给妻子的书《醒来觉得甚是爱你》,一股暖流漫过了这个艰难的春天。

春天的空气里布满了消毒水的味道,时间似乎是真的凝固了。

我对我住的那幢大楼,在2020年春天时间的深流中感情是愈发深了。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在炉火旁值班的守楼人老秦,弓着腰起身向我致意,说我辛苦了,其实这话应该是我对他说的。望着这个在表册上认真登记的瘦骨嶙峋的老男人,冲动之中我真想扑上前去拥抱他一下。老秦告诉我,有天半夜他在炉火旁打盹睡,一条毛毯忽然盖在肩头,那是他89岁的老母亲,蹒跚着下楼来为儿子披在身上保暖的。像老秦这样的人啊,就是这幢大楼里散发光芒的老灯泡。经历了这个不寻常的春天,这些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邻居们,遇见后差不多都要亲热地打上一声招呼,在这个春天的深处,多了温暖人心的酵母。

“时间,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当年诗人的豪言壮语,于一座座城市相继解封的春水流动中再次生动清晰地显影了,在城市弥漫的袅袅烟火气里,汇聚升腾成最家常的味道。春已深,晚上我们几个老友围坐在华灯璀璨的城市大排档下,竟有久别重逢后的感受。两个相交了20多年的男人彼此饮下了一杯酒,一个男人释怀了,一股缠绕体内的浊气也消散了。有一年,其中一个男人因为借钱的事发火,打了他老朋

友一个耳光。世事如墨沉淀,胸中沟壑抚平,一个耳光又算啥啊,而今能够坐在一起听着时间的风声呼啸而过,已是岁月的莫大恩赐。

20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单位值班,看见《新闻联播》里的一个画面,我所在辖区老街河流上的一座百年老桥,在当日特大洪水中被淹没。当那座百年老桥的桥头在洪峰中只剩下一个桥帽时,感觉洪水也淹到了我和许多老街人的胸口、喉管处,老街密密刷刷的人站在雨中无声呼唤:老桥,挺住啊!记得那天中午,洪峰退去,那座见证了岁月流光的沧桑老桥,依然顽强耸立,几个老街居民朝它深深鞠躬致谢,桥啊,桥,你如慈爱老祖母的凝望,经历了此次劫难,我们命运的交融更深了。

泥沙淤积的老街,满目疮痍,在老街经营泡菜生意的项大哥,作坊里几十个泡菜坛子都被洪水席卷而去,那天下午他见了我,面容上没有一点悲伤。项大哥对我说,只要人还在,没啥啊,我女儿还在读研究生,我还要做泡菜生意嘛。一座顽强的老桥,似乎也应为老街人注入了乐观豁达的基因。去年秋天我遇见项哥,他告诉我戒了烟了,在上海上学的女儿给爸爸邮寄来了茶叶,女儿说,爸啊,你把烟戒了吧,喝茶。老项而今闲暇时端个茶杯在老街晃悠,有天他去老桥上喝茶,从桥下清澈水光中见到了自己的倒影,他乐呵呵地说,我感觉自己是越活越有劲了。

一个滚圆的大冬瓜上扑满了一层白霜,这是王大铜去年秋深时节给我抱来的自家种的瓜。一层白霜让我看花了眼,恍惚间以为是这个大冬瓜弥勒佛一般眉开眼笑。73岁的王大铜是我联系的贫困户,在国家发动的脱贫攻坚战役中,王大铜是全国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其中的一个。初冬,我去了王大铜家,橘树掩映中的新房子墙上刷了白色涂料,我与王大铜走在果园中,风一层一层吹来,树叶哗啦啦哗啦啦响,我听见山山岭岭也笑出了声。

岁末冬夜,我用那冬瓜炖了羊肉,加了橘子皮,肉香扑鼻,浓醇暖胃。床头一灯伴我,重拾1999年购买的明朝张岱《夜航船》于灯下细读慢嚼,许多文字如那老汤熬出了老味道。在时空交错的《夜航船》里,我撑一叶扁舟,悄然划入2021年时光浩淼的水域。

初雪的下午

(外一首)

■良木

雪花又现
季节再一次轮回到冬天的门槛
大地之上
那些葱茏过的绿意
斑斓过的色彩
都在窗外纷飞的雪中
慢慢地消隐
被一片白覆盖

室内,一杯失去了热度的茶中
那些沉入杯底的叶子
一直与我对视
在这个初雪的下午
我们静得默契
这让我心生慈悲
不忍让它们重回动荡
不忍将它们身侧的水一饮而尽

雨夹雪

一场雨里有着怎样的故事
才需要
一场纷飞的大雪来覆盖
固化它的激情

与秋天失联
枝头上的枯叶和没有采摘的果实
僵硬在等待的表情里
纷纷扬扬的白
充盈了整个尘世

没有准备好冬天的行人
慢了下来
而对于摔倒
更让人担心的是
此后这个小心翼翼的人间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新资讯